

《后汉书》序论赞与东汉士林精神

彭利辉

(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中文系,湖南 长沙 410205)

[摘要]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道自任之传统,但其作为整体力量的发抒,则是在东汉一朝。东汉士林在与外戚、宦官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显示出直面生死、抗愤奸邪的勇气,谱写了一曲士林的正气之歌。范曄《后汉书》序论赞对东汉士林精神作了历史性阐发,对后世士人精神气骨有很大的溉养之功。

[关键词]《后汉书》序论赞;以道自任;东汉士林;精神气骨

[中图分类号]K234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674-117X(2014)06-0091-05

Compliment Commentary of the Book of Later Han and Scholar Spirit of Eastern Han

PENG Lihui

(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, Changsha, 410205 China)

Abstract: Scholars of China have a good tradition of dedicating themselves to Tao. They make a show of whole force in Eastern Han. When they wage tit-for-tat struggle against eunuch and the relatives of an emperor on side of his mother or wife, scholars of Eastern Han show courage of facing death unflinchingly. Compliment commentary of *the Book of Later Han* elucidate historic to scholars' spirit of Eastern Han, composing a healthy trend melody of scholars and having deep effect on scholars' spirit of later ages.

Key words: compliment commentary of *the Book of Later Han*; dedicating to Tao; scholars of Eastern Han; strength of spirit

中国的士人,历来即以道自任的优良传统,但士林精神的整体性高扬,则直到东汉一朝才得以展现。东汉士人国而忘家、公而忘私,同外戚、宦官作针锋相对、不屈不挠的斗争,谱写了一曲士林慷慨激昂的正气之歌。范曄在《后汉书》序论赞中对东汉士林的精神气骨作了历史性阐发,使其千古流传,对中国后世士人的精神气骨有很大的溉养之功。

一 儒学大义与东汉士林的精神气骨

东汉儒学兴盛,是东汉士林主观自觉精神的基本源泉。首先,东汉帝王大力提倡儒学。光武曾于

长安受《尚书》,又为王莽时太学生,故其在军中仍“投戈讲艺,息马论道”^[1],而其辅佐之臣亦多为儒士,如邓禹、寇恂、冯异、马援、贾复、祭遵、耿弇等,大多都通儒学。而明帝为太子时即受学于桓荣,为帝时又曾亲临辟雍讲学。章帝师张酺,当时王室外戚、功臣子弟皆受学。朝廷对儒学的提倡,自能引领一时风气。其次,东汉时民间儒学也得到普遍发展。西汉贾谊时民间儒学已有一定发展,“(贾谊)年十八,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”^[2]便透露出这一讯息;汉武“独尊儒术”,进一步推动了民间儒学的兴盛;至东汉时,民间儒学更得到长足发展。据《后汉书》所载,南阳洼丹私学传《易》,从者数百

收稿日期:2014-12-09

作者简介:彭利辉(1973-),女,湖南长沙人,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师,硕士,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。

人。乐安欧阳歙,八世为博士,传《尚书》,光武时歙为汝南太守,在郡教授数百人。济阳曹曾从歙受《尚书》,门徒3 000人。乐安牟长,诸生学徒常千余人,著录前后万人。山阳丁恭学《公羊严氏春秋》,教授常数百人,建武时为少府,诸生自远方至,著录数千人。如此类者甚多,可见其时民间儒学之盛。再次,东汉的察举和征辟制度,也是儒学兴盛的一个因素。由于察举和征辟以儒学为标准,故习儒能走入仕途,自当能极大激发学儒之风。正是这种儒学兴盛的局面,培养了东汉士人的忠义观念,故当国家出现危机之时,便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。

纵观东汉一朝,除光武、孝明、孝章时期较为安定外,可说动荡不已。动荡原由之一为外戚专权。东汉一朝,窦太后、邓太后、阎后、梁后、窦后、何后先后临朝,皆委任父兄执掌朝政。单梁冀一门,前后就有七侯、三皇后、六贵人、二大将军,夫人食邑称君者有7人,尚公主者有3人,其余卿、将、尹、校57人,可见梁氏权力之盛。梁冀因质帝称自己为“跋扈将军”,便行鸩杀,因清河王年长有德而不立,而贪立懦弱之桓帝,秉政20余年,权倾朝野,飞扬跋扈,祸乱政治,无所不为。外戚擅权实为东汉动荡之一大根由。动荡的第二个原由即为宦官专权。由于外戚专政,幼主无由与大臣交接,而又不甘为傀儡,故此与宦官合谋,诛灭外戚,却因此滋生出另一更大之毒瘤:宦官专权。东汉自和帝以迄灵帝,宦官成为与外戚对峙的另一大派,使东汉后期无一宁日。宦官不仅深得皇帝亲信,盘踞内廷,且其子弟亲党同样因察举进身为宦,散布州郡,因此势力日益强大。而东汉士人便是在与外戚和宦官的对抗中显示出群体的力量。

当外戚掌权时,士人的矛头指向外戚。东汉曾有士人与外戚的几次正面冲突:和帝时郅寿、乐恢因弹劾窦宪致死,袁安、任隗、韩棱、丁鸿、何尚文、张酺因弹劾窦氏获罪,当时只有班固、傅毅党于窦氏,崔骃虽曾在窦府,但多有谏争,后因疏出任长岑令便不到任而归家。安帝时杜根上书请太后还政几乎致死,直至邓氏废才又被起用。安帝时杨震、翟酺、陈忠谏阎氏擅权,未被采用,杨震为之自杀。顺帝时张纲、朱穆、皇甫规谏梁氏擅权,陈蕃、延笃因杀梁冀宾客遭贬,马融为梁冀作表遭吴祐斥责,

当时只有崔骃党于梁冀。这些忠贞儒士能不畏权臣,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,虽然屡受挫折,但仍不屈不挠,使士人士气逐步增长,士人群体意识愈来愈高涨,到后来便发展为汉末的党人风骨。在宦官势力增长以后,东汉士林的矛头又指向宦竖:东汉后期曾有两次党祸,他们与宦官进行了正面交锋,尽管明知其难为却仍义无反顾、大义凛然,为此流血殒命在所不惜。据《后汉书》载,济北相滕延,捕杀中常侍侯览、段珪宾客,征诣廷尉免。左悺兄滕为河东太守,皮氏长赵歧弃官归,唐衡兄为京兆尹,将赵歧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全部杀戮,赵歧逃难四方。李膺为司隶校尉,中常侍张让弟张朔为野王令,贪残不法,逃匿于张让家合柱中,李膺率人破柱取朔杀之,桓帝责李膺以不先请便诛杀大臣,而宦官更借机以部党之名对士人加以整体性打击,于是构成第一次党祸,牵连逮捕200余人。这些人虽于第二年因窦武等上书赦归,但仍被禁锢终身。灵帝建宁元年,窦武、陈蕃谋杀宦官不成,反为曹节、王甫所杀。第二年张俭上书弹劾侯览,被侯览遮截,奏章未上,后张俭于道逢侯览母,因其不避路而将之收杀,并追收侯览家属宾客,共死百余人,灵帝以张俭不先请而擅杀无辜,下诏捕俭,张俭逃命江湖,于是构成第二次党祸。灵帝同时下诏捕先前党于李膺、杜密、范滂等百余人,皆死狱中,附从禁锢及于五族。两年后又捕太学诸生千余人,并诏党人门生故吏,父兄子弟在位者,皆免官禁锢终身。张俭逃命江湖,为救张俭无数士人及其家人皆流血殒命,却又义无反顾,在所不惜。

在中国历史上,有些事情从单纯结果上看不出其价值所在,但其中却蕴涵着人类的道德目标,此实为其深层价值所在,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从其结果去评价某种行为。东汉士林与外戚、宦官的激烈斗争虽未能取得胜利,亦未能振清朝纲,但引领了一时风气,显示了士人的整体气节,影响深远。范曄对此能倍加肯定与赞赏,表现了范曄的远见卓识。

二 《后汉书》与东汉士林精神的历史性阐发

后人每说东汉为崇尚志节之时代,顾炎武称:“以故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,而士风家

法似有过于前代。”^{[3]1011}“三代以下,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。”^{[3]1009}诚然,东汉士林精神确实有足称述之处。范曄在《后汉书》序论赞中对整个东汉士林精神进行历史性阐发,他高度褒扬此期士人风骨,尤其对与外戚、宦官作激烈斗争的士人称颂不已。可见范曄除了具备史家之才学识之外,还拥有章学诚所重视的史德,不愧为一代良史。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六十一认为:“其书贵德义,抑势利,进处士,黜奸雄,论儒学则深美康成,褒党锢则推崇李、杜,宰相多无述,而特表逸民,公卿不见采,而惟尊独行。”^{[4]3-4}东汉士人有诸多美德,如让财、廉节、让爵等,但更值得推崇的是他们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。当国家有难之时,他们便不顾个人安危,挺身而出,奋不顾身,作出自己最大努力。

首先,范曄对为国家命运与外戚、宦官作不屈不挠斗争的士人作了由衷赞美:

永元之际,天子幼弱,太后临朝,窦氏凭盛威之权,将有吕、霍之变。幸汉德未衰,大臣方忠,袁、任二公正色立朝,乐、何之徒抗议柱下,故能挟幼主之断,剿奸回之逼。不然,国家危矣。(《朱乐何传论》)

顺桓之间,国统三绝,太后称制,贼臣虎视。李固据位持重,以争大义,确乎而不可夺。岂不知守节之触祸,耻夫覆折之伤任也。观其发正辞,及所遗梁冀书,虽机失谋乖,犹恋恋而不能已。至矣哉,社稷之心乎!(《李固传论》)

夫刚烈表性,鲜能优宽;仁柔用情,多乏贞直。吴季英视人畏伤,发言烝烝,似夫懦者;而怀愤激扬,折让权枉,又何壮也!仁以矜物,义以退身,君子哉!(《吴廷史卢赵列传论》)

桓、灵之世,若陈蕃之徒,咸能树立风声,抗论愾俗。而驱驰峻阨之中,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……功虽不终,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。汉世乱而不亡,百余年,数公之力也。(《陈蕃传论》)

李膺振拔污险之中,蕴义生风,以鼓动流俗,激素行以耻威权,立廉尚以振贵势,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,波荡而从之,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,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。壮矣哉!……昔魏齐违死,虞卿解印;季布逃亡,朱家甘罪。而张俭见怒时王,颠沛假命,天下闻其风者,莫不怜其壮志,而争为之主。

至乃捐城委爵、破族屠身,盖数十百所,岂不贤哉!(《党锢列传论》)

和帝时窦太后称制,窦宪权倾朝野,而朱晖、乐恢、袁安、任隗、何敞等同心协力,为汉室稳定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,令人称扬不已。李固抗立朝廷,一片忠心,观其临死遗胡广、赵戒书,忠正之心,天日可鉴。吴祐因梁冀诬陷李固而愤然争之不得,因马融为冀写奏章而质问其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,可谓志气高扬。陈蕃存扫清天下之志,抗立朝廷,与宦官作不屈不挠的斗争,联合窦武谋除宦官,功虽不成,其信义却足以光照后世。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三十七云:“《陈蕃传论》,推明忠义心事,悲愤壮烈,千载下读之,凛凛犹有生气。”^{[4]5}在范曄看来,桓、灵之世乱而不亡,正在于有忠贞儒士竭诚维系世道人心。李膺、杜密等党锢诸君满腔正气,不畏强权,为国家运命奋不顾身,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其节概志气足以感化人心。而张俭因触犯龙颜,亡命江湖,范曄虽对张俭缺乏识见、不自量力的行为加以批评,但对为救张俭置生命于不顾的士人却表示高度赞赏,指出当时义气所在。《党锢列传赞》以“渭以泾浊,玉以砾贞……徒恨芳膏,煎灼灯明”对东汉党人进行了由衷赞美。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三十八称:“《党锢传》首总叙,说两汉风俗之变,上下四百年间,了如指掌。下之风俗,成于上之好尚,此可为百世之龟镜。蔚宗言之切至如此,读之能激发人。”^{[4]1}

其次,范曄对能保持一己之志节、保持士人气骨的士人同样大力褒扬,《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列传论》称:“张堪、廉范皆以气侠立名,观其振危急,赴险阨,有足壮者。堪之临财,范之忘施,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。”张堪让数百万家财与兄子,后破公孙述,珍宝山积,而堪纤毫无取;廉范变名姓护卫故主邓融,触怒明帝收薛汉尸,志节皆有可咏之处。《鲍永传论》称:“鲍永守义于故主,斯可以事新主矣。耻以其众受宠,斯可以受大宠矣。……持正之忤,难以理求乎?诚能释利以循道,居方以从义,君子之概也。”鲍永先事更始,更始遇害从光武,而经更始墓,能下拜尽哀而去,确为忠不忘君、行之高节者。《臧洪传论》:“雍丘之围,臧洪之感愤壮矣!想其行跣且号,束甲请举,诚足怜也。”臧洪为救故

主张超,请兵袁绍遭拒,继张超族灭,乃与绍为敌,终战败身死,范曄虽以史家之识指出其必败之实,但对其义烈之性仍由衷赞叹。《卢植传论》称:“风霜以别草木之性,危乱而见贞良之节,则卢公之心可知矣。”卢植临危执戈仰责段珪,迫其释太后,当张让、段珪挟帝逃窜之时,又是卢植夜驰河上,救驾成功,功德至大,范曄对其由衷敬佩。《孔融传论》:“是以孔父正色,不容弑虐之谋;平仲立朝,有纾盗齐之望。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,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。故使移鼎之迹,事隔于人存;代终之规,启机于身后也。……懔懔焉,皜皜焉,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。”孔融义正词严,抗愤曹操,范氏对之作极高赞誉,认为其与美玉同质。《独行列传序》:“或志刚金石,而剋扞于强御。或意严冬霜,而甘心于小谅。亦有结朋协好,幽明共心;蹈义陵险,死生等节。虽事非通圆,良其风轨有足怀者。”《独行列传》共记24人,中有9人不仕王莽和公孙度,因其僭伪于汉室;他亦皆有志节可述。刘茂遇赤眉乱,舍身救太守孙福;李善力救故主李元的孤儿李续,亲自哺养,尝尽艰辛,其义烈令人佩服。范式、张劭讲求朋友之义,一约千金,至死不悔。赵苞任辽西太守,贼执其母亲妻子相要挟,但赵苞为破贼而不能顾全母亲妻子,亦可敬可叹。《逸民列传赞》:“江海冥灭,山林长往。远性风疏,逸情云上。道就虚全,事违尘枉。”在范曄看来,能够不丧失自己的志节,为保全名节而舍身入山林,其义气也有可取之处。正是有赖范曄之笔,这些志节之士的精神才被描画出来,令人千载之下,犹慨叹不已。

而对不能守全节义之士,范曄则毫不容情,直接指斥。《马融传论》认为:“马融辞命邓氏,逡巡陇汉之间,将有意于居贞乎?既而羞曲士之节,惜不贲之躯,终以奢乐恣性,党附成讥,固知识能匡欲者鲜矣。”对马融不能以其才为国效力,而屈节于梁氏,贪图物质享受,未能保持士人风骨加以嘲讽。

范曄高扬士人风骨,直至今日仍足资借鉴。士人作为“四民”之首,作为中国文化的精英群体,自应高扬气骨。只有弘扬士之高义,才能使士之“道统”不致泯灭,也才能将中国文化予以传承并发扬光大。若士人风骨丧失,则不惟是士人阶层的悲哀,亦复将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。范曄《后汉书》

序论赞对东汉士林精神气骨的历史性阐发,对中国文化而言可说功莫大焉。

三 《后汉书》序论赞对后世中国士人的精神影响

范曄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曾说“此书(《后汉书》)行,故应有赏音者”。后代志士大多爱读《后汉书》,他们继承东汉士林那种以节义固其身的优良传统,高扬士人风骨。《后汉书》序论赞对东汉士林精神的历史性阐发,对士人志节的彰显,涵养了后世士人的精神气骨。尤其当国家有难之时,东汉党人的精神便得到历史性的继承与重现。

陶渊明在当时不能实现自己政治理想,便只能选择以节义固其身,“真正放弃了俗世的种种利诱,恪守坚贞不屈的独立人格”^[5],可说直接诠释了范曄的《逸民列传赞》。

北宋经五代乱离而建立,然而北宋政府对内对外的积贫积弱,又使真正有抱负的士人在感到失望的同时又深觉责任的重大。他们有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气魄与胸襟,在政治上为改变政权之现状而作不懈努力,先后有范仲淹的“庆历变政”与王安石的“熙宁新法”。虽变法相继失败,但士人的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却与东汉党人并无二致。诸多士大夫皆能“以天下为己任”,为富国强兵献计献策,范仲淹、王安石、欧阳修、三苏、曾巩,无不为天下富强呕心沥血。东汉士人为国家运命奋不顾身的精神直接影响了北宋士人。范仲淹《上张右丞书》称“名可巽而道不可屈,怀可卷而节不可降”,《宋史》载其每感激励天下事,奋不顾身,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,自范仲淹倡之。《宋史·司马光传》称其“孝友忠信,恭俭正直,居处有法,动作有礼”,观司马光一生,可说为朝廷鞠躬尽瘁。欧阳修在《五代史记》中专列《死事传》《死节传》《一行传》,大力褒扬志节之士。《五代史记注例述》云:“凡朝野事为人士风概,苟备全史之遗,靡惮一辞之赞,详而有体,冀资范氏之美谭焉。”可见欧阳修确有继承范曄高扬士人节义之意。《宋史·苏轼传》称:“(苏轼)母程氏亲授以书,闻古今成败,辄能语其要。程氏读东汉范滂传,慨然太息,轼请曰:‘轼若为滂,母许之否乎?’程氏曰:‘汝能为滂,吾

顾不能为滂母邪?’”苏轼一生遭受他人的忌恶排挤,不使安于朝廷之上,但无论穷达皆适意处之,究其原因在于能以节义固其身。《后汉书》序论赞对北宋士人的精神滋养,由此可见一斑。

南宋偏安,许多志士仁人意在恢复,出现许多死国之士,又一次表现出士人气骨的高扬。《宋史·李纲传》载:“纲负天下之望,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。虽身或不用,用有不久,而其忠诚义气,凛然动乎远迩。”宗泽一心为国,抗直言事,虽屡遭沮毁,不改其心,《宋史》本传载其死时“无一语及家事,但连呼‘过河’者三而薨”。《宋史·岳飞传》载岳飞“少负气节,沈厚寡言,家贫力学”,宋高宗要为其营府第,岳飞辞曰:“敌未灭,何以家为?”当秦桧派何铸鞫囚岳飞时,岳飞裂裳示铸,有“尽忠报国”四大字,深入肌肤,连何铸也深为震撼。辛弃疾作《九议》《美芹十论》,皆持论正直,不为迎合。文天祥少时见学官所祠欧阳修、杨邦义、胡铨像,皆谥“忠”,便欣然慕之,立为榜样。观其一生,为国为民,死而后已。《宋史》本传载其临终时衣带中有赞“孔曰成仁,孟曰取义,惟其义尽,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,而今而后,庶几无愧”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有“两汉风俗”和“宋世风俗”条目,可见二者的内在联系。

继之于宋代士人之后,明代东林党人也禀承了士之精神气概,他们与宦官作针锋相对的斗争,为东汉党人精神之曲在明代的重新奏响。明代宦官专权,尤以魏忠贤为最。熹宗朱由校不理政事,致使魏忠贤权势齐天,自内阁六部、四方总督巡抚,皆遍置死党。而东林党人正是在与“阉党”的斗争中,表现出士人的风骨。杨涟、左光斗等上书弹劾魏忠贤,魏阉将杨涟等“六君子”逮捕入狱并酷刑处死。但东林党人并未退缩,而是前仆后继,不屈不挠,显

示了整体的强大力量。

作为明末高标士人节义的卓越代表顾炎武与王夫之,同样体现出与东汉士林相承续的精神气骨。顾炎武爱读《后汉书》,其褒扬的士人节概对顾炎武有很大影响。身处明清易代之际,顾炎武感于马伏波塞上建立功业,同样欲居代北,为国效力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气概便从东汉党人而来。王夫之同范晔一样,有作文士的才性,其《古诗评选》论诗相当有见地,但他却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贡献于史学,其《读通鉴论》《宋论》可说直承范晔而来。王夫之在史论中慷慨激昂,指陈得失,对东汉党人同样褒扬不已,无怪乎汪荣祖《史通通说》称范晔《后汉书》序论赞“远开船山史论之先导”。^[6]

东汉士林的高节与气概,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士人,与孔子倡导的“以道自任”的精神一起,成为中国士林的精神源泉。每当国家出现危机之时,中国士人便挺身而出,置自身生命于不顾,谱写出一曲曲令人荡气回肠的正气之歌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范晔. 后汉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5:1125.
- [2] 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2:2221.
- [3] 顾炎武. 日知录集释[M]. 黄汝成,点校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.
- [4] 王鸣盛. 十七史商榷:卷三十七-卷六十一[M]. 上海:文瑞楼发行,鸿章书局石印:出版年不详.
- [5] 段幼平. 论陶渊明“雅”“俗”并容的审美人生境界[J]. 湖南工业大学,2011(4):73-77.
- [6] 汪荣祖. 史通通说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9:132.

责任编辑:黄声波